



传统手工时尚 镶嵌历史的绝学

姚迎春曾一度是“江湖传说”。2002年北京花丝镶嵌厂破产，这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忽然沦为“无业游民”。彼时，离他退休仅差两年。此后很长一段日子，姚迎春积极寻找机会，想发挥自己的花丝手艺。他钻研花丝技艺四十余年，曾参与复制“定陵金冠”，享誉海内外。“我实在舍不得这门手艺就此荒废。”他说。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资料

工艺之塔

姚迎春进厂时才15岁，而北京花丝镶嵌厂诞生也不过一年多。该厂是1958年在通州孔庙遗址上成立的，汇集了一批手艺人、设计师，很快，成为花丝镶嵌工艺的主要基地。

所谓“花丝镶嵌工艺”，可分作花丝和镶嵌两类。花丝：将金、银、铜等抽成细丝，用堆垒、编织等技法制成工艺品；镶嵌：将金银薄片打成器皿，再雕凿出图案，嵌以宝石。历史上，花丝镶嵌属“宫廷秘技”，用于打造饰品、礼器等，珍贵稀奇。元明清皆以北京为首都，因此，北京的花丝镶嵌工艺冠绝全国。手艺人多聚居于南城、大栅栏、珠市口一带。

姚迎春生长于北京的手艺人家庭，他从事花丝技艺，算子承父业。他记得，初进花丝镶嵌厂时条件简陋，但大家热情很高。

花丝的制作工序纷繁复杂，光说大类，就有掐、填、攒、焊、堆、垒、织、编，俗称“八大工艺”。每一道工艺又生出千般变化。“比如掐丝工序，师傅只会告诉你这么一掰就好了，得掰多少度角度，得自个儿琢磨。”姚迎春拜王百川为师，而王的师傅，就曾是“宫里的”。

师傅们一丝不苟的态度，姚迎春记忆犹新。以“八艺”中的焊为例，“要把一根根比头发还细的花丝焊到器物上，并构成纹饰，需要多大功夫、多少耐心？”焊接时，手艺人还得拿一个吹筒对着煤油灯，鼻子吸气嘴吹气，控制火头大小和时间长短。品质，便取决于这微妙的呼吸间，稍有偏离即天差地别。“原材料可都是纯金、纯银，你能不仔细吗？”

为尽快掌握技艺，姚迎春起早贪黑，每天，还自觉加班两小时。小伙伴们都去看单位组织的电影了，他仍埋头苦练。“师傅只负责把你领进门，学得好不好，看各自的

修行。”

花丝镶嵌厂旁边有座古塔，老人家说，它叫燃灯佛舍利塔，“通州八景”之一，为大运河北端的标志。每次姚迎春暂且脱离纷繁复杂的工序，抬起头，就能望见这座古塔。每次望见，他都倍觉安心。一代代手艺人，如同一块块砖石，将工艺之塔越垒越高。

盛衰两极

老北京有“燕京八绝”，囊括景泰蓝、花丝镶嵌、玉雕、京绣、宫毯等宫廷工艺。其中又以花丝镶嵌地位最高，是身份与财富的象征。“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景泰蓝名贵不名贵？可它用铜胎制成，掐丝的材料也是紫铜丝，而花丝镶嵌用银胎、金胎，银丝、金丝。论工艺，我们精细得多。”姚迎春说，花丝镶嵌算“小手艺”，但工艺品美就美在细节上。

不过，辛亥革命后宫廷工艺迅速衰落，至1949年前夕，花丝镶嵌凋零如繁花，传承者仅余数人。北京花丝镶嵌厂的创立挽救了这门手艺，不仅如此，还推向了新高峰。

掌握基本功后，姚迎春被调入厂研究室，参与复原和研发工作。1956年，考古工作者发掘了明万历皇帝的陵寝（即定陵），出土了3000多件器物，包括金器、珠宝、金冠、凤冠等。1960年代初，经国家批准，北京花丝镶嵌厂研究室承担了复制金冠、凤冠的任务。主持者薄世友四十岁不到，却见多识广，人称“小博士”。他擅长鑿活（即在金胎上凿出浮雕图案），也精通鎏金。后来天坛祈年殿进行落架大修，他被请过去指导。

薄世友、姚迎春等人潜心琢磨，终于成功复制出了定陵金冠、凤冠。其工艺精细度和仿真度获得文物、考

古专家好评，复制品现藏于国家博物馆。

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，中方以花丝工艺品为国礼相赠。此后，北京花丝镶嵌厂迈入最光辉的岁月。姚迎春回忆，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外订单络绎不绝，厂职工达1300多人，金银首饰、金银摆件做出一批外销一批。厂方还开办了对口的技工学校，着力培养出融理论、设计、制作为一体的新艺人。姚迎春也当上了副厂长。

盛极而衰。20世纪末，欧洲珠宝制作工艺大举进入中国，传统手工艺节节溃败，订单量急剧萎缩。据统计，2000年尚能从事花丝镶嵌工艺的人不足50位，且均已年过半百。两年后北京花丝镶嵌厂宣告破产。临近六旬，姚迎春迎来了人生的冬天。

起死回生

衰败来得如此迅捷，手艺人举步无措。姚迎春观察，来自欧美的珠宝工艺冲击尽管剧烈，但更致命的是本土环境的变化。“人们越来越缺乏耐心，而花丝工艺需要耐心。”老一辈风流云散，年轻人投身他处，眼见重振无果，姚迎春选择了隐居。

手艺人落寞之际，一个名叫周新的年轻人，在上海逛小店时意外看到了花丝戒指。“我完全没概念，只觉得款式很美很欧式。”店主透露，这是某国营工艺美术厂专为欧洲客户打造的，厂子倒闭后流落民间。纯粹是出于审美，周新一口气买下店内所有的花丝工艺品。

买回家也只是收藏。周新没料到，他这个护肤保养专家，居然和花丝工艺再度交集。

2012年周新发起“小新老师环球美妆文化之旅”，联合美妆企业和媒体，进行“美妆文化探访”。他们走访日本、美国、法国等处，赞叹当地鲜明的美妆个性。感触最深的是日本，“既有西方的现代生活方式，又保留了对传统审美的认知。”尤其是日本人对传统手工艺的虔诚，使“传统看起来并不老旧，反而以一种高级的方式融入现代生活”。

回国后周新想拍一纪录片，发掘国内的传统手工艺。听到“花丝镶嵌”这几个字后他震惊了，“我上次买的那几枚戒指，采用的不就是这种工艺吗？！”

随着拍摄的深入，团队逐渐演变为公益组织，周新的构想也日益宏大。2012年底，他与几个朋友联合发起了“稀捍行动”。他们立志保护“日渐珍稀的自然资源”及“正在消亡的人类文明”，传统手工艺是不可或缺的一环。项目很快确定了：花丝、傣纸、羌绣……其中，花丝镶嵌为2014年重头戏。冥冥中，周新感到自己和这门古老而高贵的手艺太有缘。

今年4月，“稀捍行动”团队与汕头的潮宏基首饰博物馆合作，正式创设花丝镶嵌保护基地。几经辗转，他们找到姚迎春，请老先生出山，传道、授业。

姚迎春怎么都没想到事业会焕发第二春。他欢心鼓舞地赴汕头，坐镇花丝工作坊，并负责向约30名学徒传授技艺。同时，他也在创作新作品——《黄鹤楼》。“我希望能再多做几件作品，别让悠久的传统艺术失传。”

